

隋魏澹《鹰赋》校订

——敦煌文学文献零札之一

徐 俊

敦煌写本隋魏澹所作《鹰赋》，存俄藏Dx.06176、Dx.10257两个写本。

Dx.06176为折叶装散叶，图版见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十三卷^①，未予定名。所存三折叶，分编Dx.06176(3-1)、Dx.06176(3-2)、Dx.06176(3-3)三个子目。因为每个折叶均正背两面钞写，所以一个子目实际包含正背两面文字。《俄藏敦煌文献》对各折叶的正背关系没有给予明确的标识，只是将每个折叶所含的两拍图版并列编排；另外，根据我们已经获知的敦煌写本折叶装散叶的阅读规则^②，每个折叶的正面、背面均由两页(page)组成。为叙述的方便，本文姑且按其排列先后标识正背，并以a和b区分每个折叶的两页。以页为单位，所存三折叶实应有三组十二个子目，即：Dx.06176(3-1a)、Dx.06176(3-1b)，Dx.06176(3-1Va)、Dx.06176(3-1Vb)；Dx.06176(3-2a)、Dx.06176(3-2b)，Dx.06176(3-2Va)、Dx.06176(3-2Vb)；Dx.06176(3-3a)、Dx.06176(3-3b)，Dx.06176(3-3Va)、Dx.06176(3-3Vb)。根据敦煌写本折叶装册叶的阅读规则，参照《秦妇吟》和

《鹰赋》的原文顺序,将Dx.06176折叶装册子还原如下:

(前缺)

Dx.06176(3-3b):《鹰赋》,起“鸛鷖小而咸轻”,迄“指重十[字,尾]”;

Dx.06176(3-3Va):《鹰赋》,起“[贵]合卢”,迄“身龜颈”;

Dx.06176(3-3Vb):《鹰赋》,起“矩,翅厚羽劲”,迄“厕门忌”;

Dx.06176(3-3a):《鹰赋》,起“[大],结肚恶软”,迄“肉不尘干,书”;

Dx.06176(3-2b):《鹰赋》,起“不离手”,迄“动而不无,远而”;

Dx.06176(3-2Va):《鹰赋》,起“□览,物有刑而尽见”,迄“下顾控地之羽,仰视”;

Dx.06176(3-2Vb):《鹰赋》,起“垂翅之翼”,迄“时而独击”;

Dx.06176(3-2a):《鹰赋》,起“□鸣鸡而伺晨”,迄“竟何答于浓恩。比无用”;

Dx.06176(3-1b):《鹰赋》一行“于不用,岂同年而者论”及“鹰赋一卷”尾题;《鸛赋》篇题及正文共一行;《秦妇吟》题署及正文首句共二行;题记二行;

Dx.06176(3-1Va):《秦妇吟》,起题署,迄“红攒黛敛眉心折”;

Dx.06176(3-1Vb):《秦妇吟》,起“借问女郎何处来”,迄“丧乱漂沦那堪说,三年”;

Dx.06176(3-1a):《秦妇吟》,起“尘,已见街中搥金鼓”,迄“是时西面官军入,拟向”;

(后缺)

Dx.06176存诗文题署四文字处,即Dx.06176(3-1b)的“鹰赋一卷”(又重出“鹰赋一”三字)、“鸛赋”和“秦妇吟 补阙□□□”,Dx.06176(3-1Va)的“[秦]妇吟 补阙□□□”。《秦妇吟》存起首十余句,除少数残脱外,文字与P.3910卷基本相同,为敦煌遗书中已知的第十一个《秦妇吟》写本^③;《鸛赋》仅钞篇题及正文首句“伊鹓之

雄毅”，为唐李邕《鹞赋》，首句应作“伊鸢鸟之雄毅”，全文见于《全唐文》卷二六一。又题记二行：“天福十一年（946）□月十七日□□乡百姓□愿成□。”知为五代后晋敦煌当地钞本。

Dx.06176《鹰赋》首残尾全，存“鹰赋一卷”尾题，未署作者，经考为隋魏澹作。魏澹字彦渊（诸书避唐高祖讳作“彦深”），历仕北齐、北周，入隋为散骑侍郎、太子舍人，迁著作郎。史称博涉经史，词采赡逸。曾参与编撰《修文殿御览》，注《庾信集》，奉诏撰《魏史》。《隋书》本传谓有集三十卷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作三卷，两《唐志》作四卷），今佚。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隋诗》卷二录诗五首，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隋文》卷二十辑存包括《鹰赋》在内的残文四题^④。

《鹰赋》全文不存，《初学记》卷三十、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六引录片断^⑤，大部分文字与Dx.06176写本重合，但又互有多寡，如《初学记》、《御览》“资金方之猛气，擅火德之炎精”句下，紧接“何虞者之多端，运横罗以羁束”，而Dx.06176其间尚有“鸛鷖小而咸轻。是故超飞翔而独逸，观宇宙之称英”一段残文；《初学记》、《御览》所引“逸翰由而暂敛，雄心为之自局”、“近之令狎，静之使安”、“念绝云霄，志在驰逐”及“毛衣屡改，阙色无常”一段，则不见于敦煌本，说明传世本与敦煌本均有所节略。

Dx.10257残片，图版见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十四卷^⑥。首题“《鹰赋》一首 李邕”，实为魏澹所作而误题李邕之名，魏澹《鹰赋》与李邕《鹞赋》在敦煌地区的同卷传钞或许是作者错置的原因。Dx.10257存《鹰赋》正文八行，正可补《初学记》、《御览》及Dx.06176之缺。背面存社司转帖二件，帖文云“依（于）金光明寺门取齐”，知为晚唐五代敦煌写本。

兹以Dx.10257、Dx.06176为底本，参以《初学记》、《御览》所引（《御览》仅出校与《初学记》之异文）^⑦，分段校订如下：

鹰赋一首

题据Dx.10257,原署“李邕”,误。

惟兹禽之造化,实钟岱之所生。资伏方之杀气,应鹵火之炎精。

以上据Dx.10257卷校录,Dx.06176卷残缺。“伏方”,原卷作“杖方”,“杖”疑为“伏”形讹。“伏方”即北方。《初学记》作“惟兹禽之化育,实钟山之所生。资金方之猛气,擅火德之炎精”。又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卷九《送李校书二十六韵》诗注引前二句,与《初学记》同;卷二十三《高都护骢马行》诗注引“资五方之猛气”一句,略有异文^⑧。

挺翹材以迅捷,抱壮志以纵横。既山栖而林处,亦塞北而风行。鵬鸞大而体钝,鸛鷖小而咸轻。是故超飞翔而独逸,观宇宙之称英。

以上据Dx.10257校录,Dx.06176卷自“鸛鷖小而咸轻”始,前残。《初学记》无。

夫虞者之多端,运横罗以羈束。缀轻丝于双脸,系长绳于两足。飞不遂于本情,食不充于所欲。

以上据Dx.10257校录。首句“夫”,《初学记》作“何”。“虞者”,Dx.06176卷作“娱乐”。“脸”,Dx.10257卷作“捡”,《初学记》作“脸”,此从Dx.06176卷。“系长绳”,《初学记》作“结长皮”。末二句两“于”字,Dx.06176卷均作“其”。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卷二十三《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》诗之二注引“可虞者之多端,运横罗以羈束”二句,“可”应是“何”字形误。

逸翰由而暂敛,雄心为之自局。

以上二句敦煌两本均无,据《初学记》补。上句“而”,《御览》作“其”;下句“局”,《御览》作“局”。

若乃兒非一种,相乃多途。指重十字,尾贵合卢。立如植木,望似愁胡。觜同剑利,脚等荆枯。

“若乃”二字敦煌两本均无,据《初学记》补。“兒”,“貌”古字,《初学记》作“貌”。“一种”,《御览》作“一体”。“愁胡”,Dx.06176卷作

“秋胡”，Dx.10257卷残，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“剑利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利剑”。又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卷十六《画鹰》诗注引“立如植木，望似愁胡”二句。

亦有白如撚花，赤如点血。大文若锦，细斑似纈。眼类明珠，毛犹霜雪。身重如金，爪坚像铁。

“白如撚花”，Dx.06176卷“如”作“而”，敦煌写本中“而”、“如”音近互讹，例多不举。“撚”，Dx.06176卷作“撚”，Dx.10257卷作“撚”，当为“撚”的形变字。“撚”字不见于字书，疑即“掇”（“煞”为“杀”俗字），义同“撒”。《初学记》作“散”。“赤”字敦煌两本均残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Dx.10257卷“斑”下衍一“顶”字。“身重如金”，Dx.06176卷“如”作“而”。“爪坚像铁”，Dx.06176卷作“爪紧像铁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爪刚如铁”。

或复项平似削，头圆如椀；臆阔项长，身羸胫短；翅厚羽劲，髀宽肉缓；求之事用，俱为绝伴。

“椀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卵”。“臆阔项长，身羸胫短”，“项”字Dx.10257卷作“顶”，“胫”字Dx.06176卷作“颈”，均为形误。《初学记》作“臆阔颈长，筋粗胫短”，“羸”，“羸”字俗写，用同“粗”；“短”，Dx.06176卷作“矩”，俗字，敦煌写本屡见。“肉”，Dx.06176卷作“突”，俗字。“俱为绝伴”，“为”字Dx.06176卷作“无”，似误。

或似鹑头，或如鷄首。赤睛黄足，细骨小肘。懒而易惊，矧而难诱。住不可呼，飞不及走。若斯之辈，不如勿有。

Dx.10257卷至“矧而难诱”句止，以下残缺。“或如鷄首”，“如”字Dx.06176卷作“而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似”。“矧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姦”，同。“辈”，Dx.06176卷残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“有”，Dx.06176卷作“友”，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

若夫疾食速销，斯则有命。宛颈隻立，是为无病。厠门忌大，结肚恶软。條不欲绝，背不宜喘。

“销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消”，通。“斯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此”。“有”，Dx.

06176卷作“友”，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“宛颈隻立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兔颈猴立”。“立”、“是”、“大”三字Dx.06176卷残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“條”，Dx.06176卷作“篠”，同“条”，通“條”。《初学记》作“繚”（通“條”），《御览》作“条”。“背”，Dx.06176卷残存左侧部分笔划，不能辨识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

生于窟者好服，巢于木者常立。双骹长者则起迟，六翮短者则飞急。

“生于窟者”、“巢于木者”之后，《初学记》各有“则”字。“服”，Dx.06176卷写作“服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伏”，“服”、“伏”通；《初学记》安刻本、《御览》作“眠”，疑为“服”形误。“木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水”，形误。“骹”，Dx.06176卷作“効”，音讹，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后二句两“者”字，《初学记》并误。“短”，Dx.06176卷作“矩”，俗字。“急”，Dx.06176卷残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

毛衣屡改，厥色无常。寅生酉就，总号为黄。二周作鵠，千日成苍。虽曰排虚，性殊众鸟。雌则体大，雄则形小。遇犬则惊猜，得人则驯扰。养雏则少病，野罗则多巧。

以上文字Dx.06176卷无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“鵠”，《玉篇·鸟部》：“鹰鹞二年色。”《初学记》误作“鸩”，据《御览》校改。

察之为易，调之实难。格必高迥，屋必华宽。姜以取热，酒以排寒。鞫须温暖，肉不陈干。

“格”字Dx.06176卷残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“迥”，Dx.06176卷作“迥”，俗写。“屋”，Dx.06176卷作“至”，形误，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“鞫”，Dx.06176卷作“鞫”，俗字。“陈”，Dx.06176卷作“尘”，音误。均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

近之令狎，静之使安。

此二句Dx.06176卷无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

昼不离手，夜便火宿。微加其毛，少减其肉。肌肥肠瘦，心和性熟。

“昼”，Dx.06176卷作“晝”，形误。“肌肥肠瘦”，Dx.06176卷作“肌肥长瘦”，《初学记》作“肌羸肠瘦”，《御览》作“肌肥骨瘦”，“长”

当为“肠”字音讹，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“心和性熟”，Dx.06176卷作“心和性回变”，“回变”二字必衍其一，且均失韵，姑据《初学记》校改。念绝云雾，志在驰逐。

此二句Dx.06176卷无，据《初学记》补。

萧条原野，纷罪霜□。□草朦胧，寒林□□。臂黄持苍，遨顾游□。动而不无，远而□览。物有形而尽见。落宾雁于沙洲，擒狡兔于平甸。

自此段文字起《初学记》失载，仅见于Dx.06176卷。“苍”，Dx.06176卷作“颇”。案“苍”即“苍鹰”，“臂黄持苍”用秦相李斯事，敦煌本《李峤杂咏注·兔》引《史记》：“李斯临刑，谓其子曰：更得与汝牵黄犬，臂苍鹰，逐狡兔。”（今本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无“臂苍鹰”句）⁹“形”，Dx.06176卷作“刑”，通。敦煌本屡见。此段文字疑有脱误，俟校。

至若□□白鹭，鵙鵙鹈鹕；□鸡野雉，鸚鵡鸳鸯；遇之必毙，逢之取伤。亏双丧偶，惊群破行。

“鵙”字Dx.06176卷残，《说文》：“鵙，鹈鹕也。”又作“鹈鹕”，据补。“鸚鵡”，Dx.06176卷作“鸚鵡”，唐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四“鸚鵡”，郭璞曰：“鸚鵡，似鸭而大。……”据《龙龕手镜》卷二《鸟部》，“鸚”俗作“鸚”^⑩，“鸚”即“鸚”。梁江淹《学梁王兔园赋并序》：“水鸟驾鹅，鸚鵡雏雁，上飞衡阳，下宿沅汉。”^⑪“伤”，Dx.06176卷作“蕩”，俗写，敦煌写本中“亻”、“彳”旁常与“冫”旁混用。

下顾控地之羽，仰视垂翅之翼。蓄馀怒而未穷，思呈材而骋力；取娱乐于君子，助牲牢于膳飧。诚收获之易多，惜日影之□□。

“下”字Dx.06176卷作“不”，形误。“下顾”与“仰视”相对成文。“牲”，Dx.06176卷作“性”，形误。“诚”，Dx.06176卷作“城”，音同形近致讹。

奇哉此鸟，知机□□，酬恩自効，感得长□候岁，时而独击。□鸣鸡

而伺晨，矜黄口而不害。实者之怀仁，讵若□□见爱，卫鸛披□。□食梁稻，空街华轩。

“机”后缺字Dx.06176卷残存左侧“讠”旁。“恩”，Dx.06176卷作“思”，形误。“矜”，Dx.06176卷作“矜”，同。“讵”前Dx.06176卷有一“谿”字，其侧有“卜”字删去符号。“鸛”字原卷作“鸛”，姑录俟校。“梁”，Dx.06176卷作“梁”，音同形近致讹。此段文字疑有脱误，俟校。

曾不展其微効，竟何答于浓恩。比无用于不用，岂同年而者论。

“同”字Dx.06176卷略残，形似“回”。

鹰赋一卷。

Dx.06176卷尾题。

敦煌赋的整理与研究，在敦煌学各门类中成绩显著。仅就作者可考的文人赋而言，近年就有唐杨炯《浑天赋》(S.5777)的发现^②，和五代宋初释延寿《观音证验赋》(上图81255)的被证实^③。本文揭示的俄藏Dx.06176、Dx.10257卷所存隋魏澹《鹰赋》及唐李邕《鹘赋》二题，前者为敦煌写本中已发现的惟一一篇《文选》以外的先唐赋作；后者仅存残句，可补敦煌赋存目。

注：

①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十三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12月。

②参见荣新江、徐俊《唐蔡省风编〈瑶池新咏〉重研》关于折叶装缀接规则的论述，《唐研究》第七卷，126页。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。

③参见徐俊《敦煌写本诗歌续考》，《敦煌研究》2002年第5期，66页。

④据《初学记》和《御览》辑录。中华书局影印本，第四册，4142页。

⑤《御览》似本自《初学记》，仅个别文字略异。

⑥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十四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12月。

⑦《初学记》，中华书局排印本，第二册，731-732页。《太平御览》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第四册，4115页上。

⑧《四部丛刊》初编影印宋刻本。

⑨参见徐俊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》卷中,358页。中华书局,2000年。

⑩中华书局影印本,289页。

⑪《江文通集汇注》卷二,96页。中华书局,1984年。

⑫邓文宽:《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賦残卷》,《文物》1993年第5期;
伏俊珪:《敦煌賦校注》,178页。甘肃人民出版社,1994年。

⑬释延寿《观音证验赋》,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》(《敦煌研究》1986年第3期)著录,张锡厚《敦煌赋汇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6年)首次予以校录,作者均作佚名。陈万成《沪藏〈观音证验赋〉残卷考辨》考证为释延寿之作,见于明嘉靖重刻正统本释延寿《感通赋》,题作《观音应现赋》。“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(香港大学)”论文,2000年7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

(上接第17页)

⑮、⑯陈寿祺、陈乔枬:《鲁诗遗说考·鲁诗叙录》,见《皇清经解续编》,南菁书院本,第6页;第6页

⑰钱穆: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,商务印书馆,2001年年版。第193页。

⑱王先谦:《诗三家义集疏·序例》,中华书局,1987年版,第2页。

⑳朱彝尊:《经义考》卷一百,《四库全书》第678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版,第329页

㉑、㉒汤志钧:《西汉经学与政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版,第86页;第87页。

㉓唐晏: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217页。

㉔陈桐生:《史记与诗经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年版,第122至192页。

㉕魏源:《诗古微》,岳麓书社,1989年版,第134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